打发六小时

“我想打发六小时的时间，在这儿做什麼都没关係吗？ ”比尔小口抿着饮料，问机场酒吧的酒保。　　“哦？你的航班被延误了这麼久？”酒保问。　　“是啊，我也没想到啊。”　　“好吧，这裏是酒吧，除了沉醉在大麻裏，没什麼是你不能做的，但是把六小时花费在饮料上可是很长的时间。”　　“嗯” 酒保说，“花一个半小时乘车去城裏，再花一个小时回来，我想你可能愿意这样打发你的时间。”　　“去幹什麼？”　　酒保想片刻而且说， “嗯，实际上全州最好的阉割治疗所之一位於这裏”　　“真的？”比尔看起来很有兴趣。　　“是的，实际上我这裏已经有不止一个的客人在等飞机这段时间裏去那儿接受了阉割，她们离开这的时候说着她们有多麼的满意，无论阴茎切除、还是睪丸切除手术，或是连阴囊一起切除，甚至彻底的生殖器全切除，她们都说那是一次很棒的体验。”　　“嗯…”，比尔说， “听起来很有趣。”　　这的确很有趣。现在自愿阉割已经变很常见了，所以酒保的話没什麼好惊讶的，在比尔的男性朋友中很少有人的裤襠裏的东西还是完整的。想到这儿，比尔显得有些犹豫。　　“哦，当然” ，酒保说，“如果你已经结婚了，你可能会考虑到你的老婆会怎麼想。”　　比尔很清楚他的妻子怎麼想，每次她那些已婚的女性朋友告诉她关於她们的丈夫如何被阉割，例如阴茎切除甚至是全部切除的时候，她总会一脸兴奋的详细说给比尔听，毫无疑问她也想让比尔去接受阉割，即使她没有说。　　关於这没什麼好惊讶的，女权主义已经导致很多女性痛恨被阴茎插入，她们认为这样做是被迫的，并感到被侮辱。毕竟一个男人仅仅拥有舌头和手指就可以给予她们所需要的全部快感——比插进她们身体裏的那根愚蠢的东西要强百倍。事实上，很多男人取出精子冷冻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然後接受阉割，在婚礼前切除了阴茎或睪丸，所以所谓的新婚之夜只是单纯的舌头工作——这使得他们更加能幹并且不知疲倦，无须担心某些可恨的、不中用的玩意儿会软下去。　　“你去过那裏吗”他问酒保。　　“我？哦，不，不，我不是从那儿出来的。我在18岁的时候就已经被阉割了，那时这种事情还没像今天这样被人们接受，我爸爸不签同意书，我等了一整年，18岁的时候我自己去做了。”　　比尔想了片刻後，付了他的饮料钱说：“我决定按你说的做，现在就去。”　　酒保给了他一本手册，毕竟机场附近的广场是非常大的。比尔瞥见其中一个资讯栏，裏面有很长的列表——Geldings Are Us Emasculation Clinic（这些被阉割的人来自我们治疗所）。他看了前五年的关於自愿阉割的资讯，上面写着90多条——阴茎切除、单双侧睪丸切除、生殖器全切、尿道改造等等。“这些东西居然变得这麼主流，甚至是流行，人们经常谈论，有些明星或公众人物甚至公开给他人说他们已经放弃了不需要的男性特徵。”比尔想到。　　比尔感觉到他的阴茎用力的顶着裤子。“好吧，它也不是很长。”他想，他感觉自己对身体的这一部分没什麼敌意。　　比尔站在Geldings Are Us Emasculation Clinic的门前，他进了门，看见一个漂亮的胸很挺的接待员穿着紧身制服坐在前臺。他不止一次的想到自己会变成一个女人，好吧，不会的，但至少不再是男人了。　　“我能帮助你吗？”接待员问。　　“是的。” 比尔说，“如果可能的話，我想被阉割，我只有六小时。”　　“没问题。”接待员说，“去势手术对吗，是阴茎切除还是阴囊切除，或者是全切除？”　　比尔犹豫了一下，他关於阉割，他对阴囊切除有些疑惑。“该死，为什麼不全部切除？”　　“你们六小时能做完全切手术吗？”他问　　“当然，我们採用最新快速癒合技术，不用等太长时间就能离开”她说，“生殖器全切，手术队要男性还是女性？”　　“女性。”　　“好，请在候诊室排队。”　　还有另外的一个男人在那裏等候。他对比尔说，“排在队尾的，你也来接受阉割？嗯？”　　“是的。” 比尔在想他选择全部切除是不是太草率了。　　“我準备做全切除。”那个男人说，“为了那一分一毛累死累活，我们为什麼做这种事。我们不可能是女人，但是为什麼不能像她们一样蹲着撒尿。”（大概是抱怨女人只会享受吧…）　　“同意”比尔说，他的疑虑被这个男人打消了。　　一扇门打开，一位护士出现了。她示意比尔前面的男人进去。这个时代医学很先进，出来的那个男人看起来没在裏面待多久，只是他走路的样子比较小心，除此之外再没什麼异常了。　　“我不认为你的妻子将来会因为你忘记离开厕所位子而烦恼”她以愉快的神情对进去的男人说。　　然後轮到比尔。如他所愿，手术队都是女性，外科医生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健美女人，高耸的胸部把她的白色外套绷得很紧。护士都是年轻又可爱的小姑娘。一想到要被这些女人阉割，比尔就觉得很兴奋。　　走进手术室，女医生让他脱下裤子躺在床上後，坐在他身边说“我叫辛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裏，将由我操刀，为你做去势手术。”　　比尔点点头，问“你以前就是做这个的吗？”　　“做什麼？”　　“阉割男人。”　　“我原来是男科的外科手术师，至於为什麼做起这个，哼，因为我对男人失去了兴趣，我恨他们，尤其是他们两腿中间的玩意儿。我阉的第一个男人就是我的丈夫，他背着我在外面找了很多女人，回来还用他那半勃起的噁心玩意儿插我，所以有一天半夜我就把那个不知悔改的男人绑在了床上，拿小刀割了他那两个卵蛋，当着他的面踩爆了它们。”　　辛蒂一边刮着比尔阴毛，一边说，“你知道吗，阉割男人时，我喜欢只割下他们的卵蛋，割了卵蛋的男人看起来很完美，只剩下一根光秃秃的阴茎，软软的吊在那儿，太好了。”　　辛蒂发现比尔的阴茎已经勃起了，於是慢慢地握住它对比尔说“有些男人割了睪丸後一段时间裏还能再勃起，而且很硬哦，我喜欢跟那样的男人坐嗳，他们可以坚持很长时间，等做完後，我会帮他们把阴茎也割下来，我也给你试试来试试吧。”　　不等比尔回答，她就拿出绳子把比尔绑了起来，又找了两根细绳一前一後拴住了他阴囊根部。比尔有些害怕，因为他发现这个女医生还没给他打麻药。辛蒂知道他想说什麼，微笑着告诉他“放心，不疼的，我保证。”　　辛蒂拿了一杯水给比尔喝，对他说“这将是一次很棒的体验。”过了一会，比尔感觉阴茎胀的发痛，他很疑惑对於一个即将被阉割的男人来说这种药有什麼用？　　然後辛蒂握着他的阴茎慢慢套弄，然後越来越快，比尔实在没想到还能遇到这样的事，他感觉格外的刺激，快感很强烈，不禁发出了呻吟。旁边的小护士会意的走到辛蒂旁边拿出了一把剪刀，剪刀很特别，後柄很长，前面的刀刃较短，有点像是修剪植物用的那种，只不过更小了，也更锋利了。　　护士一手拿着剪刀，一手抚弄这比尔的阴囊，比尔感觉更刺激了，马上就要射了，阴囊也胀的通红。小护士张开了剪刀对着阴囊，做好了準备。　　终於，比尔射出了这辈子最後一股精液，护士也在他射精的同时剪下了他的阴囊，她很有经验，剪刀从两股绳子绳子中间剪开，因为剪刀很锋利，再加上辛蒂紮的很紧，所以阴囊从根部被完整的剪了下来，并且没有留太多的血。　　比尔正沉浸she精的快感中，忽然感到一阵疼痛，由於神经非常兴奋，痛感不是很强烈，所以有给比尔带来了另类的快感，再加上射精到一半被割下了睪丸，这种感觉很奇妙。终於比尔又一次达到了高潮，但射出来的却是血。　　看到这裏辛蒂满意的笑了笑，“怎麼样，刺激吗？”她问比尔。　　比尔浑身无力，躺在手术臺上什麼也没说。辛蒂拿出了手术线慢慢缝合着阴囊上的伤口，“你这根东西待会儿还要用到，所以要缝好。”　　兴奋过後比尔感到痛感越来越强，他痛得浑身发抖，叫着辛蒂。辛蒂看见他的阴茎因为疼痛软了下来，又拿出两根细绳死死地拴住阴茎根部，阴茎不比阴囊，勃起的阴茎很难栓死，所以要让它软下来——这样使得割下阴茎後不会失血过多，伤口也好处理一些。　　辛蒂走到比尔旁边，盘子裏托着刚才割下的阴囊，“比尔，看，这就是你的阴囊，在你射精时它被割了下来，现在你两腿之间就只剩下一根软肉了。”然後她在比尔面前解开了阴囊上的绳子，从裏面掏出了他的睪丸，上面还带着精索、精囊、附睪，还有没射完的精液混着血往下滴。　　比尔向上帝发誓他这辈子第一次见到真的睪丸，而且还是他自己的。他感到用些莫名的兴奋，那根软下去的阴茎也慢慢勃起了。　　辛蒂微笑着说“我猜你一定没见过男人睪丸裏面是什麼吧，想看麼？” 比尔愣愣的点点头，辛蒂拿一把小刀割断了睪丸的精索，以及其他的东西，把一颗光溜溜的睪丸放在他面前，慢慢的切开给他看。比尔看到自己的睪丸被别人割下，又放在自己面前切开。这种刺激对他来说太强烈了，他的阴茎彻底勃起了，但由於根部被绳子拴着，它显得很大，胀的发紫。很难想像一个被阉割了睪丸的男人，他的阴茎还能勃起的这麼强烈。　　辛蒂又走回他的胯间，为他注射了一点麻药，因为阉割阴茎是非常痛的，很多男人都承受不了，所以还是得先打一点麻药。　　“哦，看吶，把那些累赘的玩意儿都割了，这裏看起来是多麼的漂亮……不过很遗憾，剩下的这个东西也要切掉。”辛蒂握着他仅存的阴茎说道。　　辛蒂脱了裤子跨坐上去“噢，真是美妙。”比尔的阴茎被绳子拴着，所以胀的很大。　　“这是你最後一次做爱了，没有睪丸的男人。等一下我就会把你做爱用的东西割下来，好好享受吧。”辛蒂一边大力扭动着屁股一边说。　　不得不承认，40岁的女人性欲是很强的，辛蒂在比尔身上足足扭动了一个小时，伴随着一声长吟，辛蒂到了第三次高潮。期间比尔几次想射，都被绳子死死地堵住了，只是把阴茎憋得更大了。辛蒂趴在比尔身上享受着高潮的餘韵“哦，亲爱的，别紧张，一会割你的阴茎的时候，我会温柔点的。”　　辛蒂穿好内裤，拿出了一把小刀，弯弯的，很锋利，她走过去捏住比尔的阴茎。只露出龟头，然後拿着刀从阴茎背面的系带处开始割，她割得很慢，由於系带是很敏感的，所以比尔有感觉到了快感，他疼痛的呻吟着，却又好像很舒服。　　终於，比尔的龟头被完整的割下来了，辛蒂又顺着阴茎划开一道伤口，从裏面掏出海绵体，一根一根的仔细剪下来，缝好断面，这时比尔的阴茎只剩下一根管子和干瘪的外皮了，辛蒂从绳子中间把阴茎剪断，伤口处射出了大量的鲜血——这就是比尔刚才没有射出来的东西。“喔，把你阉干净了你都还能射啊，真是不老实。”辛蒂笑着说。紧接着她把剩下的表皮和尿道口缝合，这时比尔两腿中间就只剩下一点点突起和一个仅供尿尿的小洞了。“手术很成功，恭喜你，你现在是一个阉人了，以後再不可能勃起和做爱了，你也永远不可能让女人怀孕了。”辛蒂又给他打了一针麻醉剂，告诉他只需要上了飞机睡一觉，醒了就不会痛了。　　“谢谢，这的确是一次很棒的体验，作一个阉人很省事，把那些东西都割了，以後就不会有手淫的想法了。”　　“呵呵，是啊，作一个中性人确实少了很多麻烦事。”　　在快速癒合药剂的作用下，手术留下的伤口几乎立即痊癒了。　　当手术结束，比尔刚好有时间回到酒吧。她见到了酒保。　　“你做了？”　　“嗯，完整的切除！”　　“你一定会喜欢的，你的妻子也一样”酒保说。　　飞机没有再次延期，起飞後，比尔迫不及待的去厕所，他兴奋地颤抖，慢慢脱下裤子像个女人一样蹲着撒尿，看着自己光滑的胯间流出点点液体，比尔很兴奋，他想，他的妻子朱蒂一定会很高兴吧。因为他以後可以专心的伺候她，不会再想其他的事了。